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五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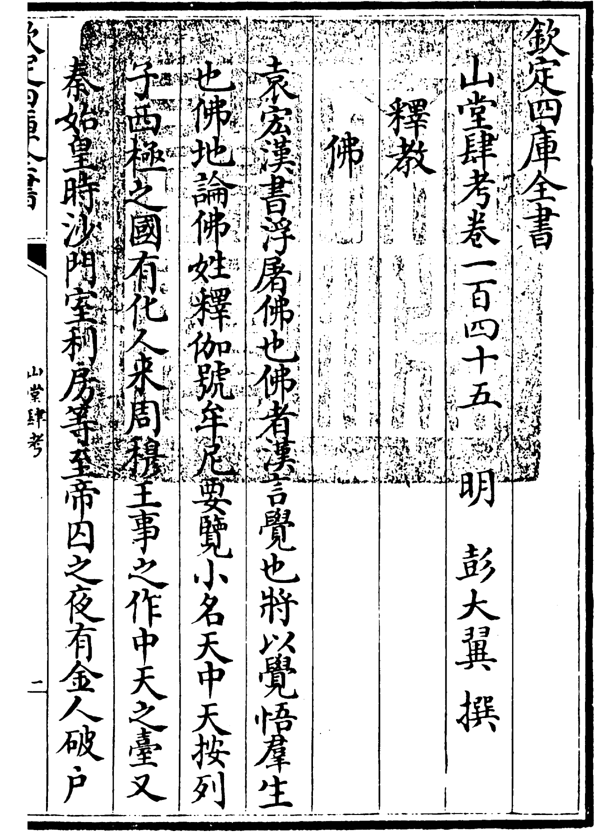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閆澧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釋教

佛

袁宏漢書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佛地論佛姓釋伽號牟尼要覽小名天中天按列子西極之國有化人来周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又秦始皇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帝囚之夜有金人破户

以出信此則周秦已有佛矣

手指天地

傳燈録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法與摩訶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又佛運統紀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中天竺國淨梵王妃摩耶夫人生太子悉達多三

十二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號佛世尊於周穆王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於拘尸羅國娑羅雙樹間入涅槃至晉宋周隋等十餘家書並云佛生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癸巳歲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樹下塟於回鹿山數說不同並存之以備參考集覽云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佛以人死精神常在佛之死示寂而已非真死也楞伽經云涅槃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脩行之所依世人誤認以為

外非也

掌着地界

維摩經佛以四大海水入大毛孔不撓魚鱉性彼大海本相如故又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右手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人不覺不知不使人有往来想一千世界謂之小千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

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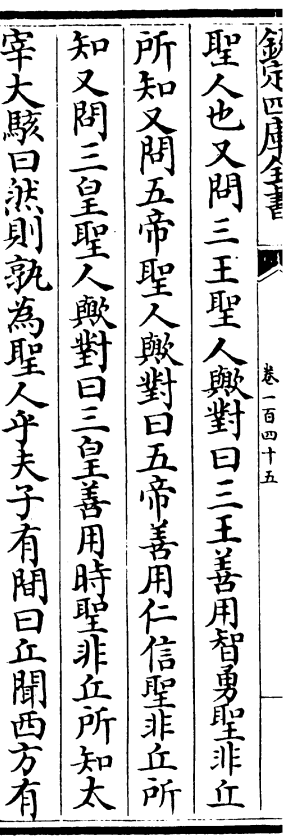
本相經佛初為太子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佛初出家乃於檀特山中學非非非想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

出世

續博物志佛以三月十五夜出世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

聖人

吳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强記非



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仙子

唐詩西方金仙子崇議乃無明金仙子謂佛也又佛曰

空王曰法王曰象王曰輪王曰鐙王曰梵帝蘇東坡記開元寺吳道子畫佛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猨當時脩道頗辛苦栢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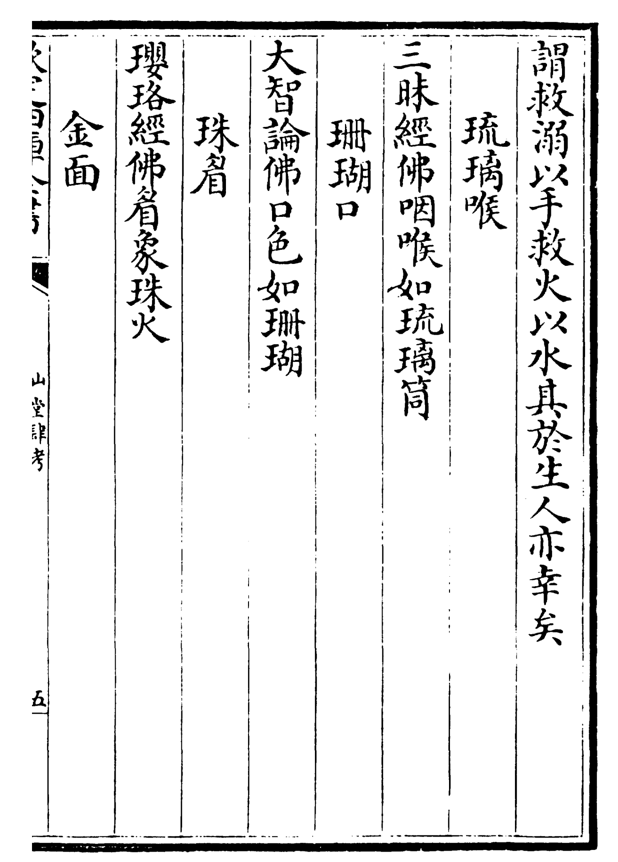
佛身

十住論佛身七處平滿謂以兩手兩肩兩足及額也佛地經佛表裏八處平滿菩薩經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

色韻府西天有佛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故東坡詩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

佛心

唐宣宗問弘辯禪師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方之語華言覺也謂人智慧覺照為心心者佛之別名有萬千異號其體惟一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又文粹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刼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



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亦幸矣

琉璃喉

三昧經佛咽喉如琉璃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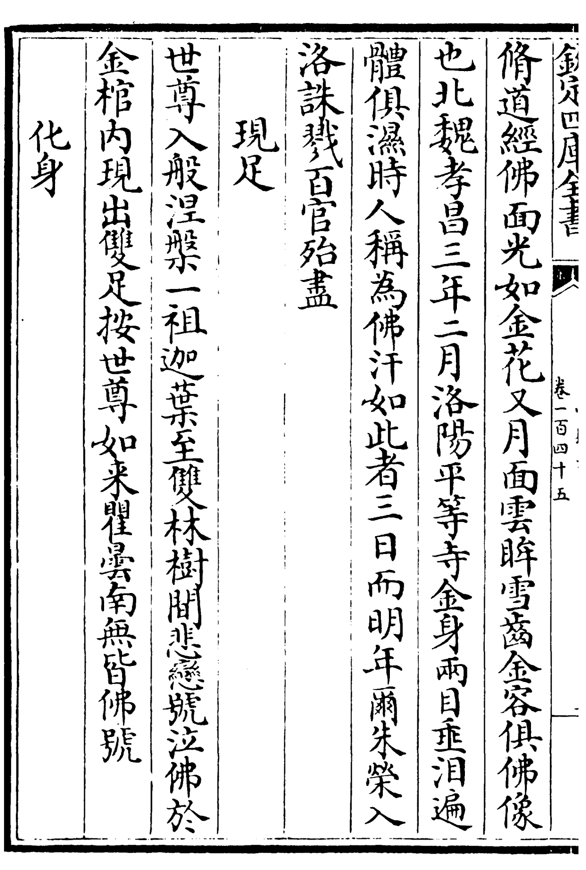
珊瑚口

大智論佛口色如珊瑚

珠眉

瓔珞經佛眉象珠火

金面



脩道經佛面光如金花又月面雲眸雪齒金容俱佛像也北魏孝昌三年十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者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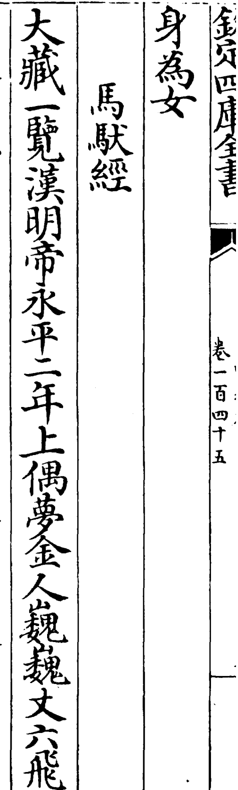
現足

世尊入般涅槃一祖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内現出雙足按世尊如来瞿曇南無皆佛號

化身

有僧問風穴曰如何是佛穴曰金沙灘頭馬郎婦世言觀音化身按馬郎嘗見美婦賣魚遂求為婦婦曰適體不安少安相見未幾而死忽有僧来云此菩薩也以錫杖挑骨凌空而去又續𢆯語録延州有婦人甚有姿色少年子弟悉與狎數歲而没人瘞之道左大歷中有胡僧敬禮其墓曰斯乃大慈悲喜捨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鎖骨菩薩順緣已盡衆人開墓視其骨鈎結如鎖狀遂與起塔馬郎婦事大率類此觀音大士本是男身化

身為女



馬駄經

大藏一覽漢明帝永平二年上偶夢金人巍巍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訪問羣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蔡愔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佛法至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梵僧帶白氈畫釋迦像經四十二章白馬馱之迎至洛陽上大悅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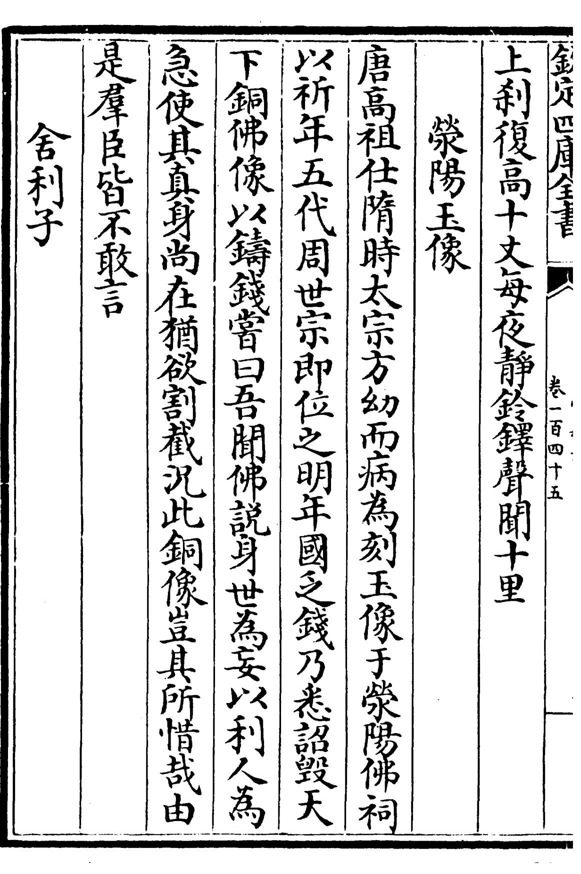
之遂譯四十二章經中國有三寳自此始摩騰竺法蘭二僧皆中天竺人三寳謂道寳經寳師寳也

龍聽法

隋書經籍志釋迦住世教化四十九年天龍人鬼竝来聽法

永寧金像

魏作永寧寺鑄金像高一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黄泉浮屠高九十丈



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

滎陽玉像

唐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為刻玉像于滎陽佛祠以祈年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舍利子

釋氏要覽注釋迦佛既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
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龍舒
心經曰舍利子亦云舍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
舍利弗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間
所謂鶖鳥其眼圓因以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
婦人舍利者之子也

法喜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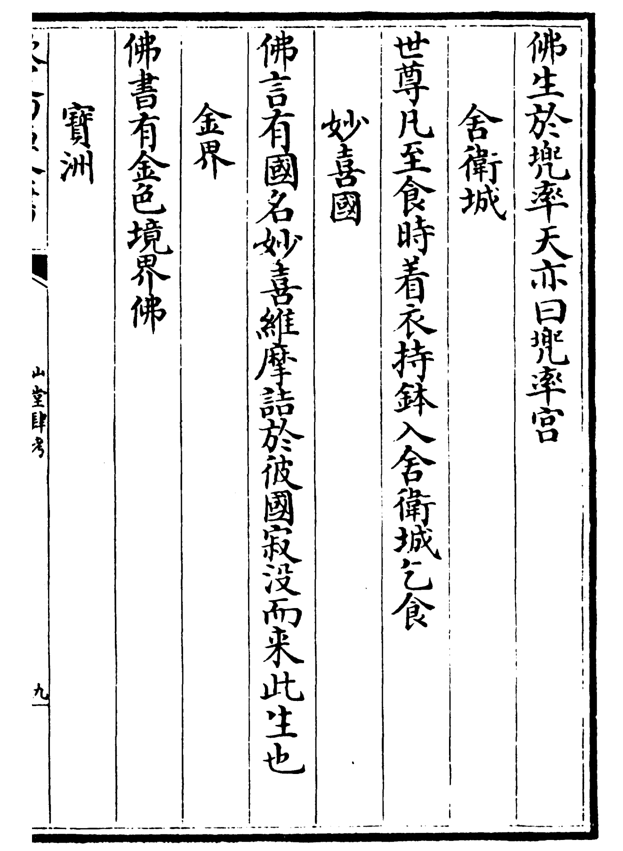
菩薩問維摩居士父母妻子眷屬是誰答曰智度為母

方便為父法喜為妻慈悲為女善心成實為男畢竟空寂為舍按法喜者謂見法生歡喜也東坡詩曰雖無孔方兄願有法喜妻

般若臺

清凉禪師曰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昔陳文達誦金剛經有人入冥府見築臺云此待陳文達按般若梵云般若此云智慧言人受超薦則能智慧也

兜率宫



佛生於兠率天亦曰兠率宫

舍衛城

世尊凡至食時着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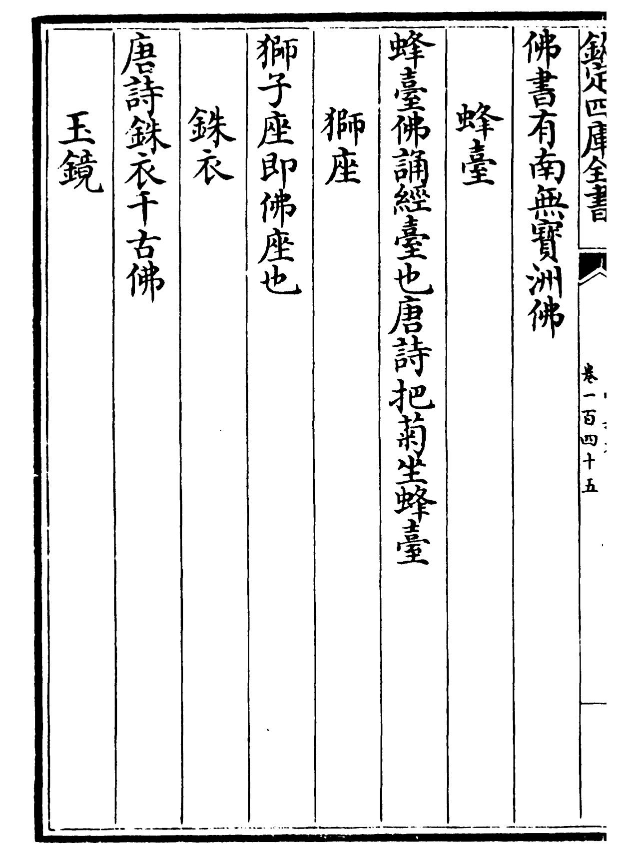
妙喜國

佛言有國名妙喜維摩詰於彼國寂没而来此生也

金界

佛書有金色境界佛

寶洲



佛書有南無寶洲佛

蜂臺

蜂臺佛誦經臺也唐詩把菊坐蜂臺

獅座

獅子座即佛座也

銖衣

唐詩銖衣千古佛

玉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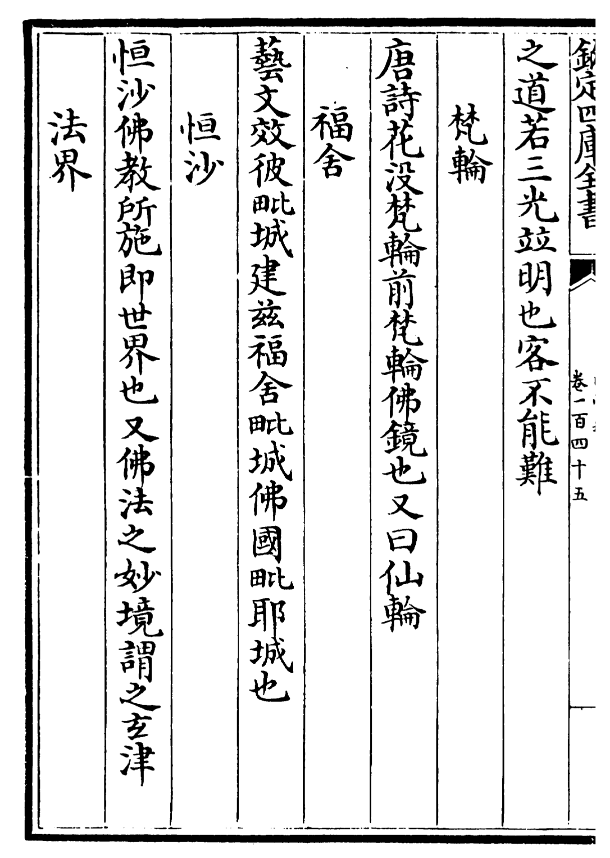
藝文運光玉鏡道茂金輪言佛法妙也

慈雲

雞距集如来慈心如大雲蔭注世界藝文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心

慧日

頭陀寺碑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凉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慧日一云佛日唐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言三教



之道若三光竝明也容不能難

梵輪

唐詩花沒梵輪前梵輪佛鏡也又曰仙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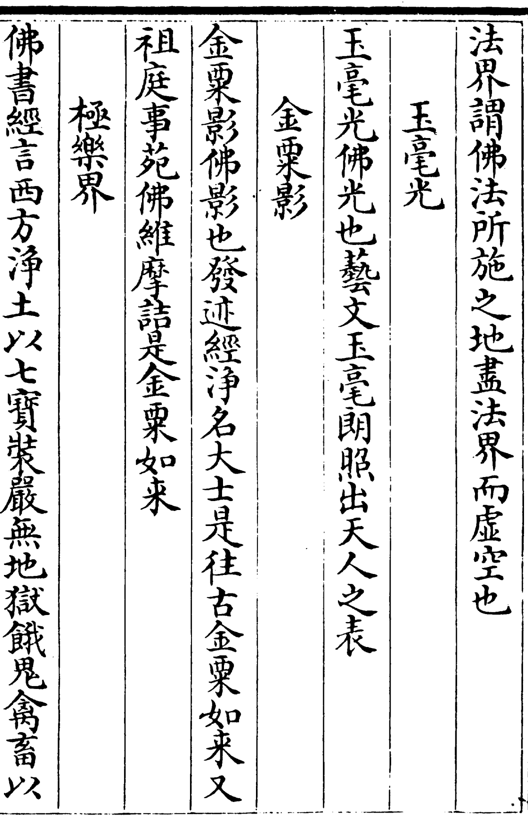
福舍

藝文效彼毗城建茲福舍毗城佛國毗耶城也

恒沙

恒沙佛教所施即世界也又佛法之妙境謂之玄津

法界



法界謂佛法所施之地盡法界而虛空也

玉毫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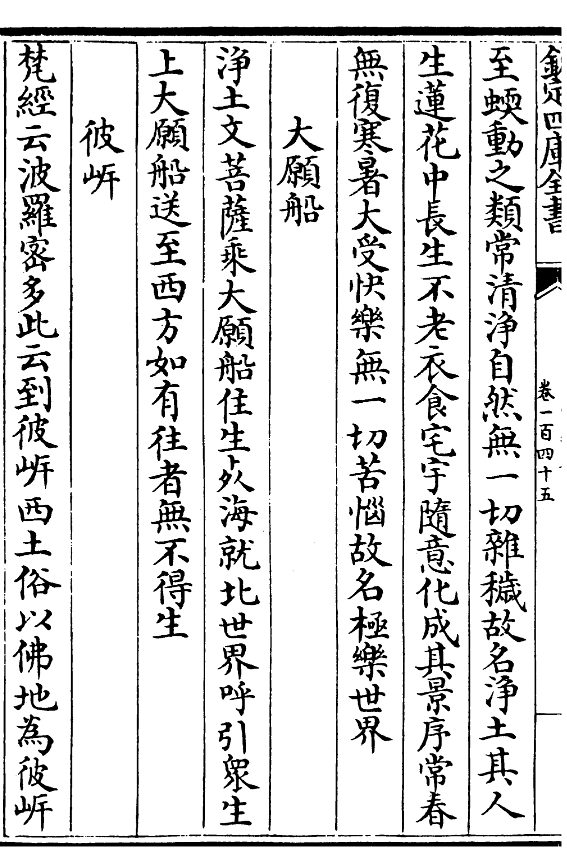
玉毫光佛光也藝文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

金粟影

金粟影佛影也發迹經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来又祖庭事苑佛維摩詰是金粟如来

極樂界

佛書經言西方淨土以七寶裝嚴無地獄餓鬼禽畜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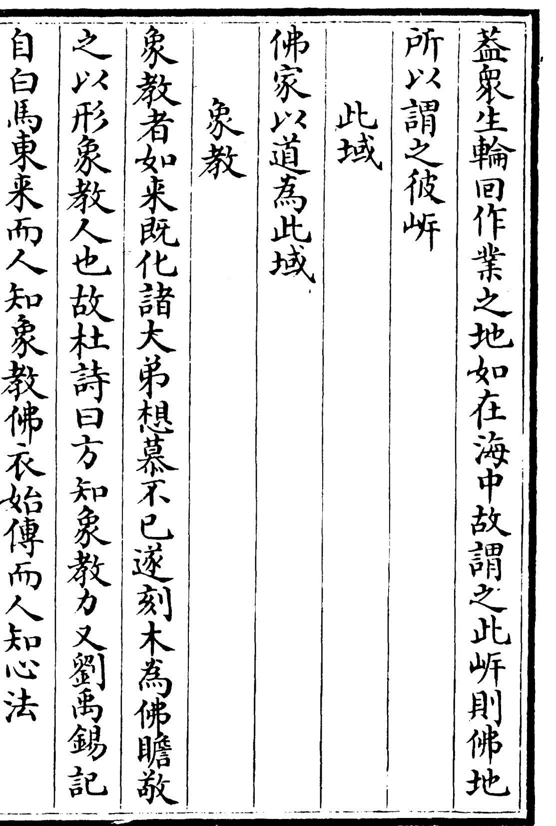
至蝡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故名淨土其人生蓮花中長生不老衣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序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

大願船

淨土文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就此世界呼引衆生上大願船送至西方如有往者無不得生

彼岸

梵經云波羅密多此云到彼岸西土俗以佛地為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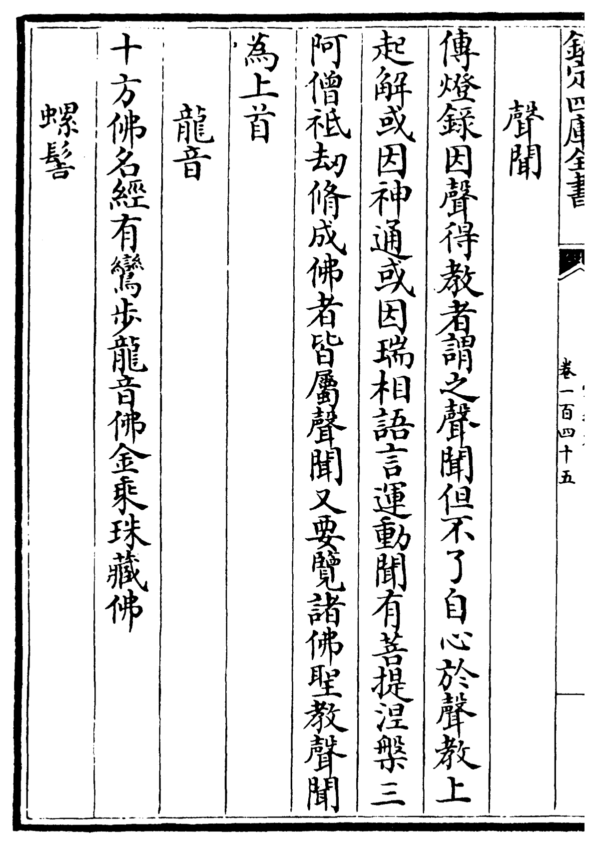
蓋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故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

此域

佛家以道爲此域

象教

象教者如来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爲佛瞻敬之以形象教人也故杜詩曰方知象教力又劉禹錫記自白馬東来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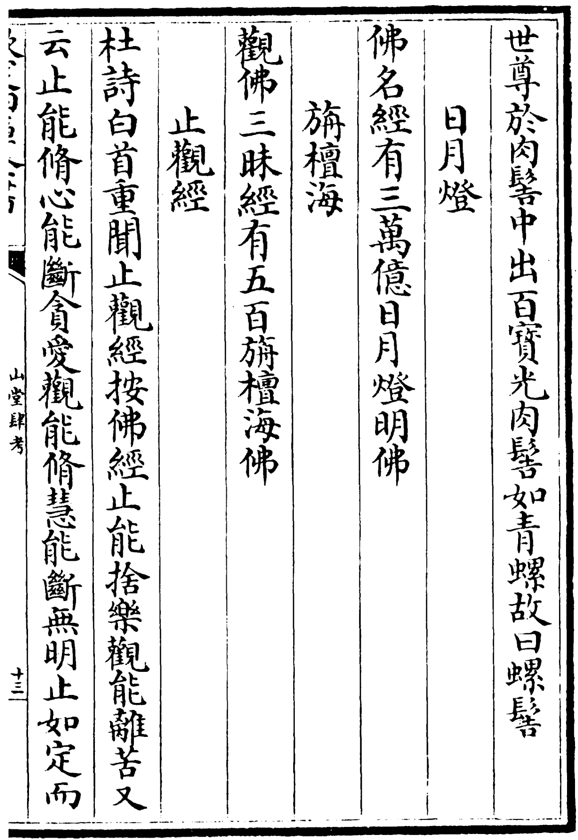
聲聞

傳燈錄因聲得教者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語言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阿僧祇刧脩成佛者皆屬聲聞又要覽諸佛聖教聲聞為上首

龍音

十方佛名經有鸞步龍音佛金乘珠藏佛

螺髻



世尊於肉髻中出百寶光肉髻如青螺故曰螺髻

日月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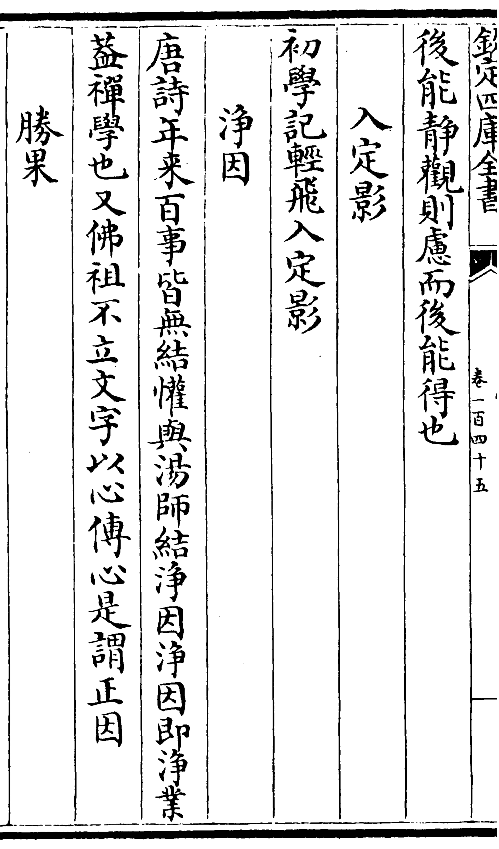
佛名經有三萬億日月燈明佛

旃檀海

觀佛三昧經有五百旃檀海佛

止觀經

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按佛經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脩心能斷貪愛觀能脩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



後能靜觀則慮而後能得也

入定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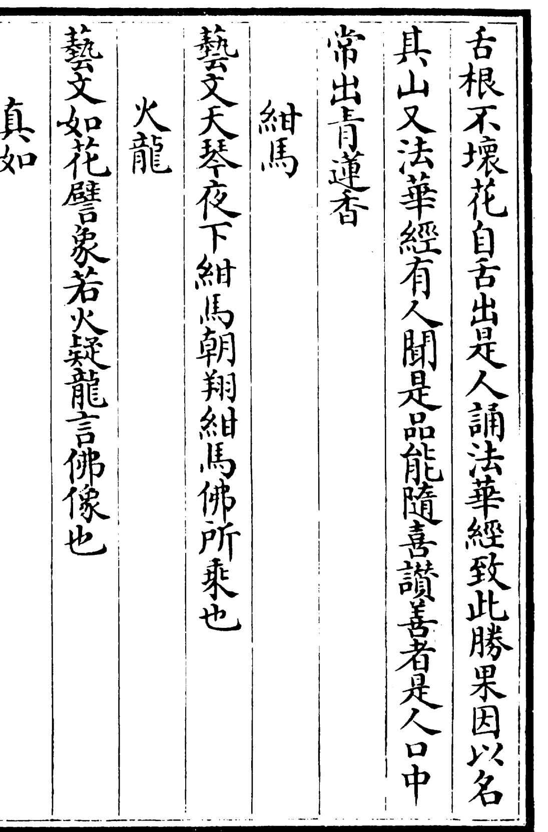
初學記輕飛入定影

淨因

唐詩年來百事皆無結㩧與湯師結淨因淨因即淨業益禪學也又佛祖不立文字以心傳心是謂正因

勝果

湖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藏一童子



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以名其山又法華經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口中常出青蓮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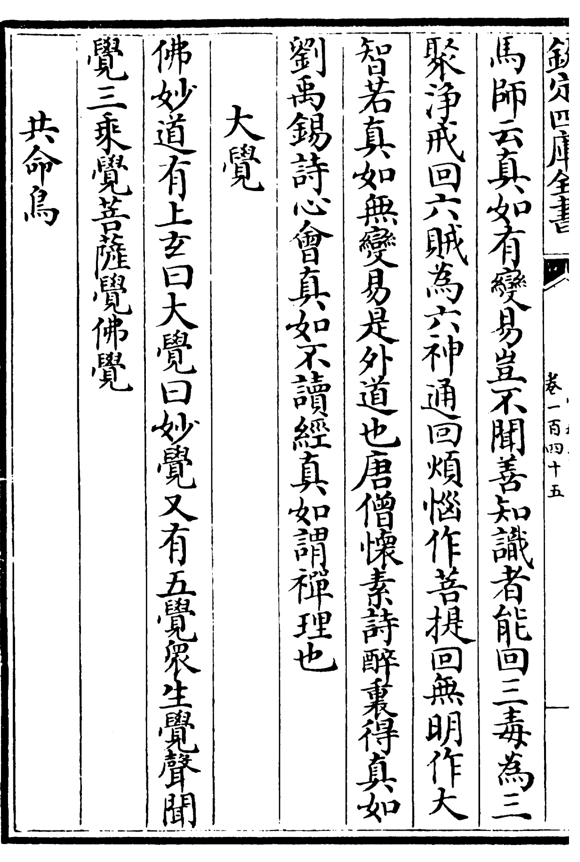
紺馬

藝文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紺馬佛所乘也

火龍

藝文如花譬象若火疑龍言佛像也

真如



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賊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真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唐僧懐素詩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心會真如不讀經真如謂禪理也

大覺

佛妙道有上玄曰大覺曰妙覺又有五覺衆生覺聲聞覺三乘覺菩薩覺佛覺

共命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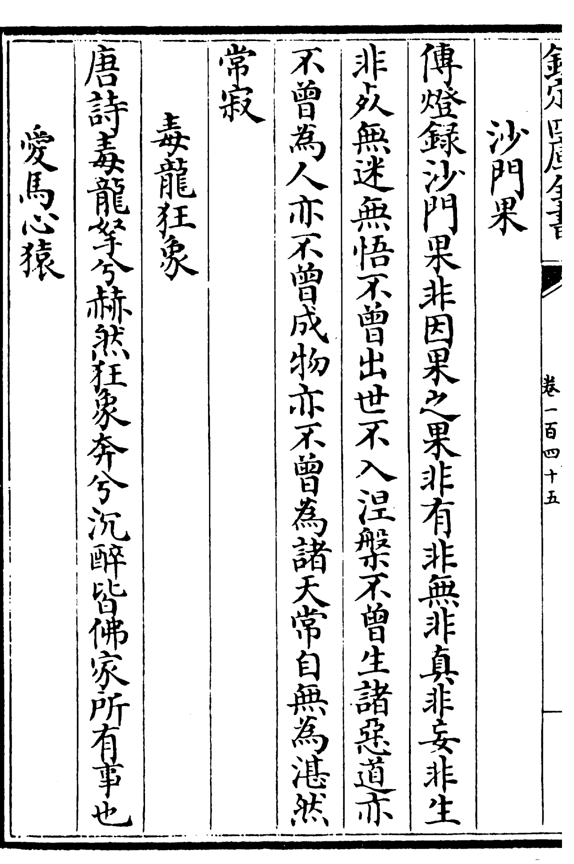
佛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即迦陵頻伽鳥也

護禪龍

唐詩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

優曇花

見祝壽又蘇東坡詩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已從子美識桃竹更向安期覔棗瓜宴坐林間時有虎高眠榻後不聞鴉勝遊自古兼支許為採松枝寄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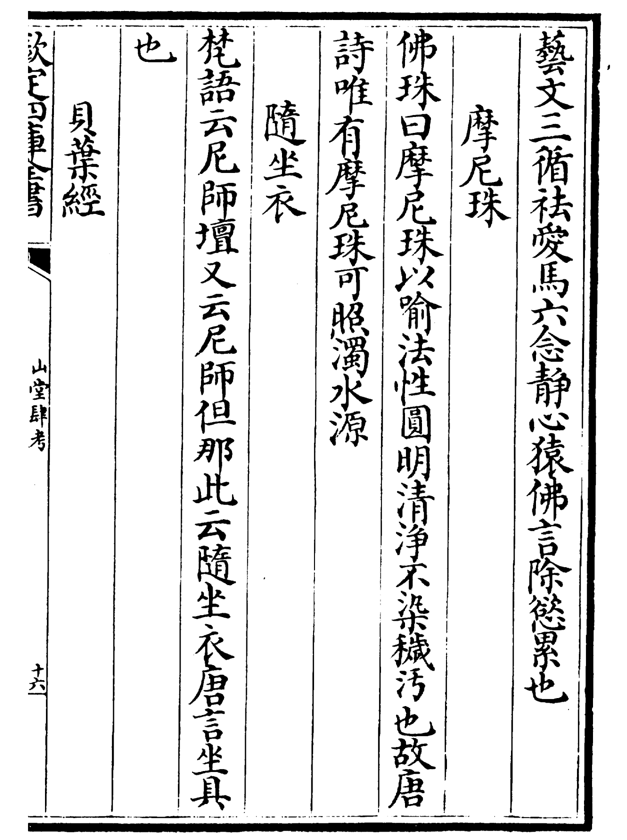
沙門果

傳燈錄沙門果非因果之果非有非無非真非妄非生非死無迷無悟不曾出世不入涅槃不曾生諸惡道亦不曾為人亦不曾成物亦不曾為諸天常自無為湛然常寂

毒龍狂象

唐詩毒龍箏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皆佛家所有事也

愛馬心猿


藝文三循袪愛馬六念靜心猿佛言除慾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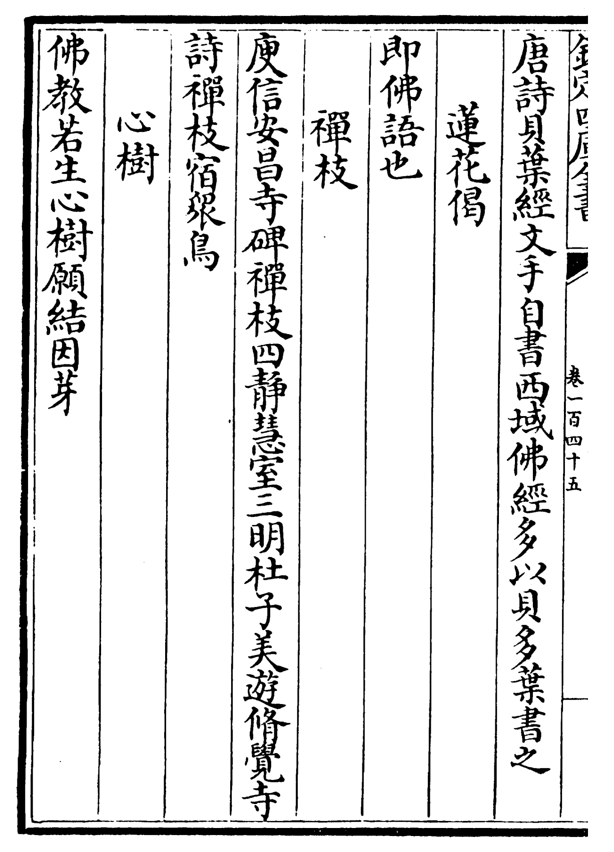
摩尼珠

佛珠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穢汚也故唐詩唯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隨坐衣

梵語云尼師壇又云尼師但那此云隨坐衣唐言坐具也

貝葉經



唐詩貝葉經文手自書西域佛經多以貝多葉書之

蓮花偈

即佛語也

禪枝

庾信安昌寺碑禪枝四靜慧室三明杜子美遊脩覺寺詩禪枝宿衆鳥

心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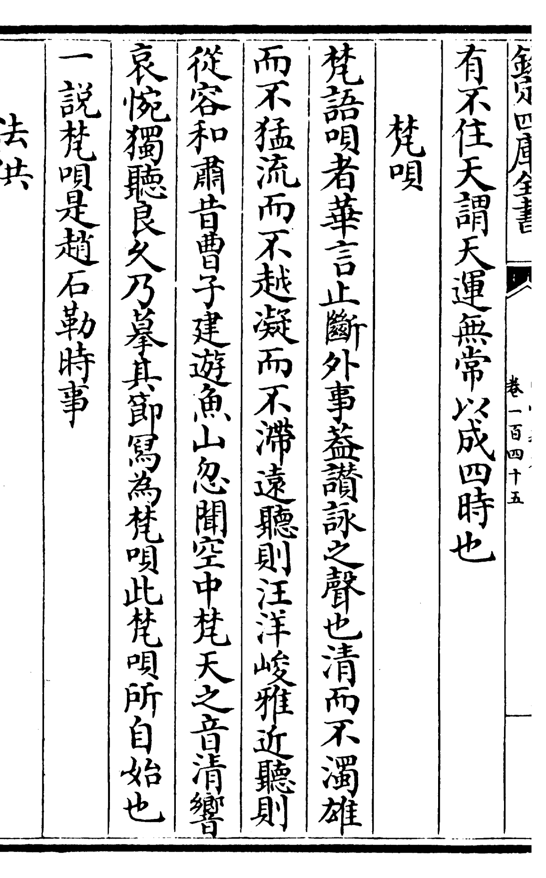
佛教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無量心

慈悲喜捨是四無量心授與饒益是慈相除去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忌壞平等是捨相

不住法

金剛經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見種種色色又有所謂不住色而行布施謂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也如是布施是不住於相其福德不可思量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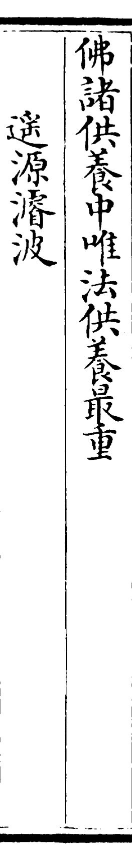


有不住天謂天運無常以成四時也

梵唄

梵語唄者華言止斷外事葢讚詠之聲也清而不濁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遠聽則汪洋峻雅近聽則從容和肅昔曹子建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惋獨聽良久乃摹其節寫為梵唄此梵唄所自始也一說梵唄是趙石勒時事

法供



佛諸供養中唯法供養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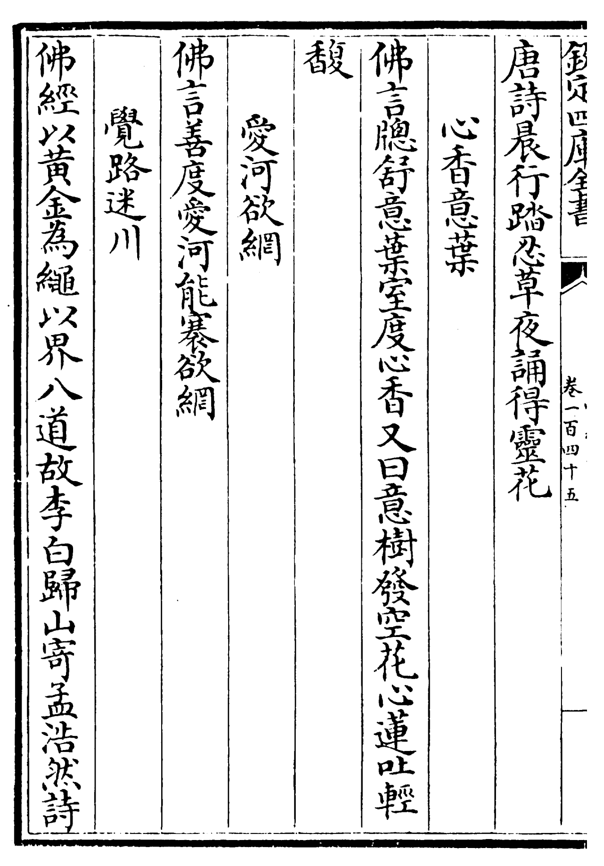
遥源濬波

文選左闕幽鍵感而遂通喻法藏也遥源濬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藝文上微妙之臺昇智慧之殿言佛道之至妙也又法華經佛以慈悲為室以通慧為門

忍草靈花



唐詩晨行踏忍草夜誦得靈花

心香意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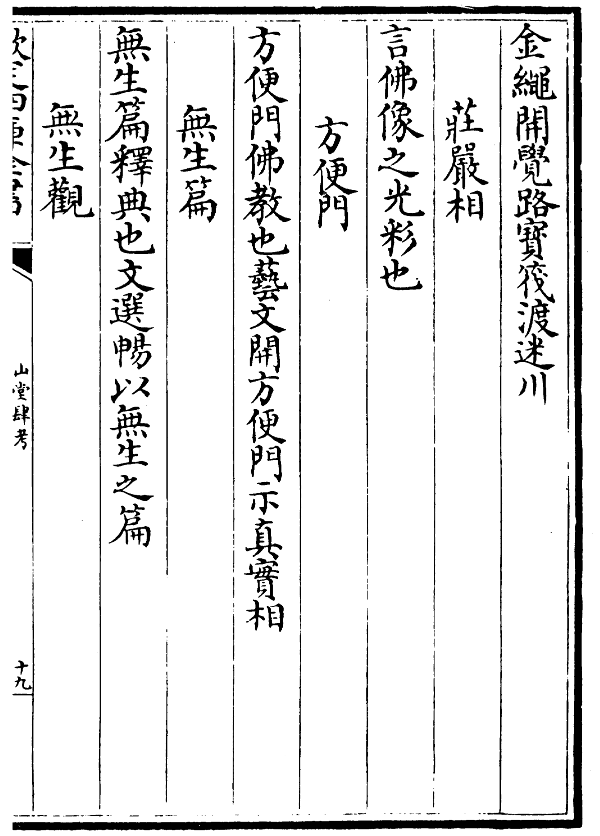
佛言𢠸舒意葉空度心香又曰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愛河欲綱

佛言善度愛河能褰欲綱

覺路迷川

佛經以黄金爲繩以界八道故李白歸山寄孟浩然詩


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川

莊嚴相

言佛像之光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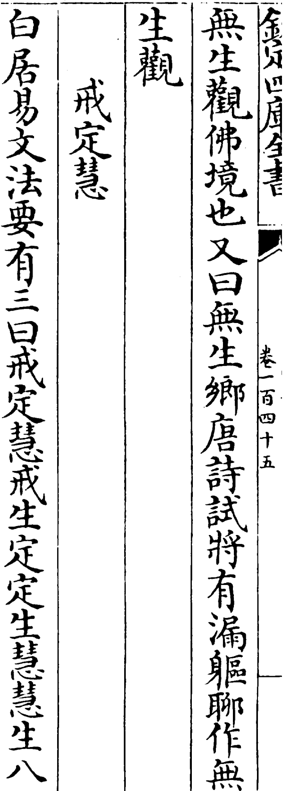
方便門

方便門佛教也藝文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無生篇

無生篇釋典也文選暢以無生之篇

無生觀



無生觀佛境也又曰無生鄉唐詩試將有漏軀聊作無生觀

戒定慧

白居易文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為用若次第言之則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為果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

律法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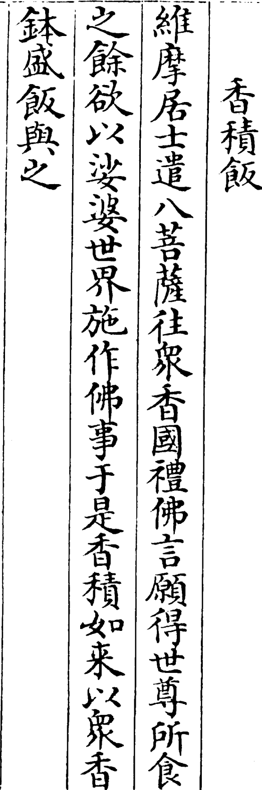
白居易問惟寛禪師曰既為禪師法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則無二

白法玄言

白法玄言皆禪學也唐詩白法調狂象玄言問老龍

雕談妙辯

雕談妙辯皆佛論也唐詩雕談筌奥旨妙辯㗐玄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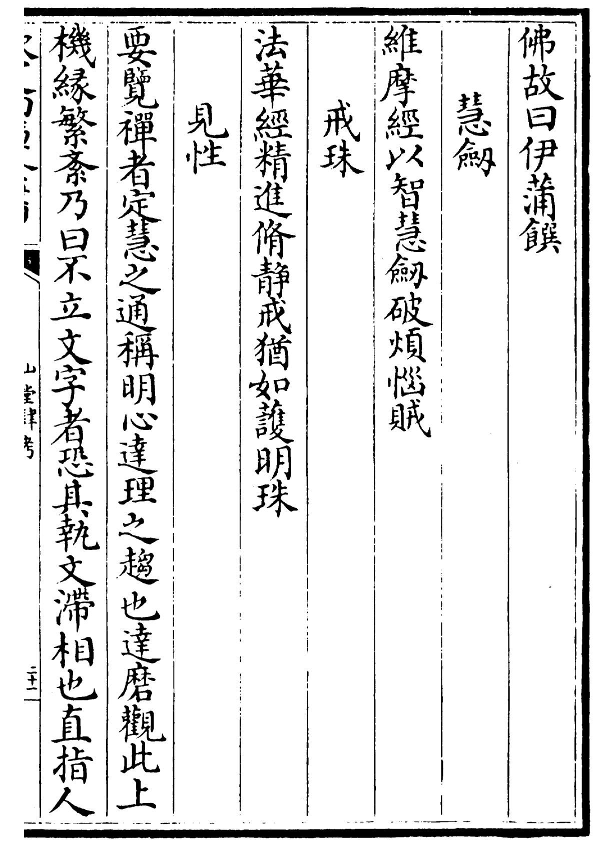


香積飯

維摩居士遣八菩薩往衆香國禮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以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于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飯與之

伊蒲饌

東漢楚王英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黄老之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桒門之饌注云伊蒲塞即優蒲塞也或云伊伊蔔花蒲即菖蒲花西域以之供



佛故曰伊蒲饌

慧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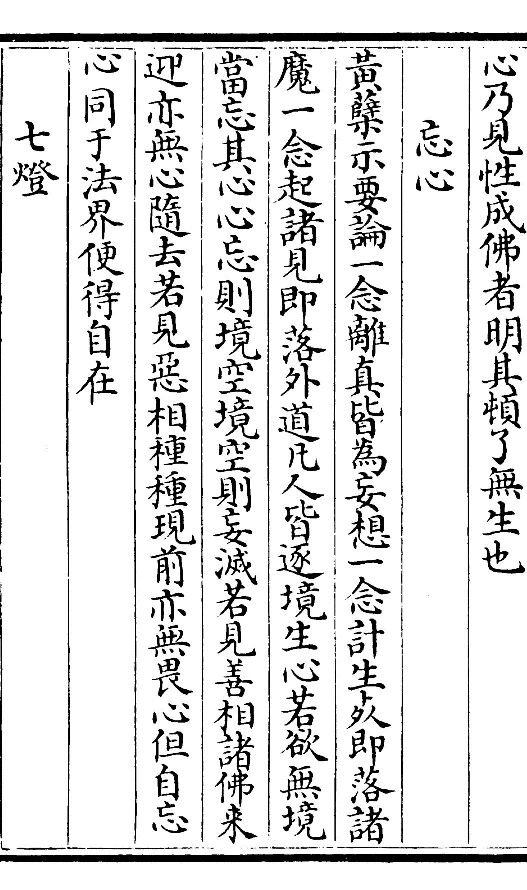
維摩經以智慧劒破煩惱賊

戒珠

法華經精進脩靜戒猶如護明珠

見性

要覽禪者定慧之通稱明心達理之趨也達磨觀此上機緣繁紊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執文滞相也直指人



心乃見性成佛者明其頓了無生也

忘心

黄蘗亦要論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一念計生死即落諸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

七燈

藝文輪斷七燈暉燈佛燈也

三車

傳燈録佛有三車謂羊車鹿車牛車也法達問六祖曰經説三車大牛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汝自迷背不如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法華經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法也古詩有時與我論三車杜詩白牛車遠近古禪師語録設有人道得言語尖新中旨趣都總不知必無實行只謂之鸚鵡車可也

七能

傳燈錄嵩神謂元珪禪師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捩上帝東天行而西天曜乎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成空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羣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謂三不能也空業亦不牢久無

縁亦謂無期衆生界本無增減

八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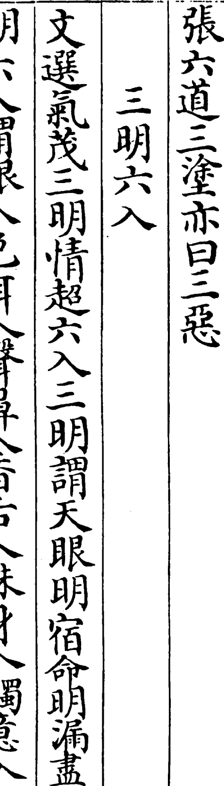
八解沙門浴池名佛言英妙八解心高超七花意又云七花屛塵想八解濯芳襟

三塗六道

三塗一曰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曰憂慾門中尸道地塗界三曰貪慾門下尸道人塗界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唐傳奕曰僞啓三塗謬

張六道三塗亦曰三惡

三明六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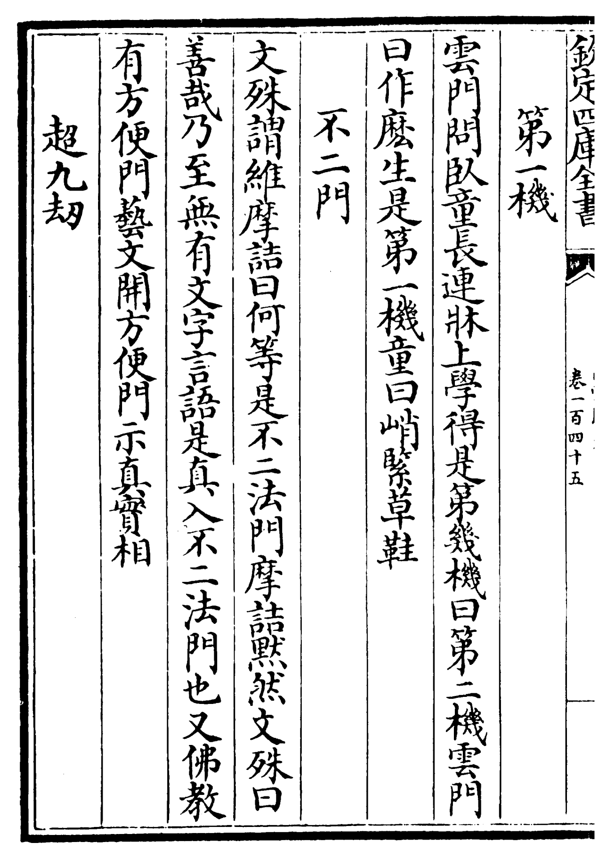
文選氣茂三明情超六入三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又有六度謂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為謙精進以思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是謂六波羅密

五分法身

王介甫金陵語錄五分法身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慧超想陰解脫超行陰解脫知見超識陰

三玄法門

古禪師語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此三玄法門是佛祖正見學人但入得一玄已具正見若不達此三玄別有解悟皆是邪見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句中玄即隨波逐浪句玄中玄即截斷衆流句



第一機

雲門問臥童長連牀上學得是第幾機曰第二機雲門曰作麽生是第一機童曰峭緊草鞋

不二門

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門摩詰默然文殊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又佛教有方便門藝文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超九刼

初學記始出四門終超九刧四門謂在家男女惡門大慚愧門努力門迴向門

消三幡

文選消一無於三幡言三幡雖殊消令爲一同歸於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

三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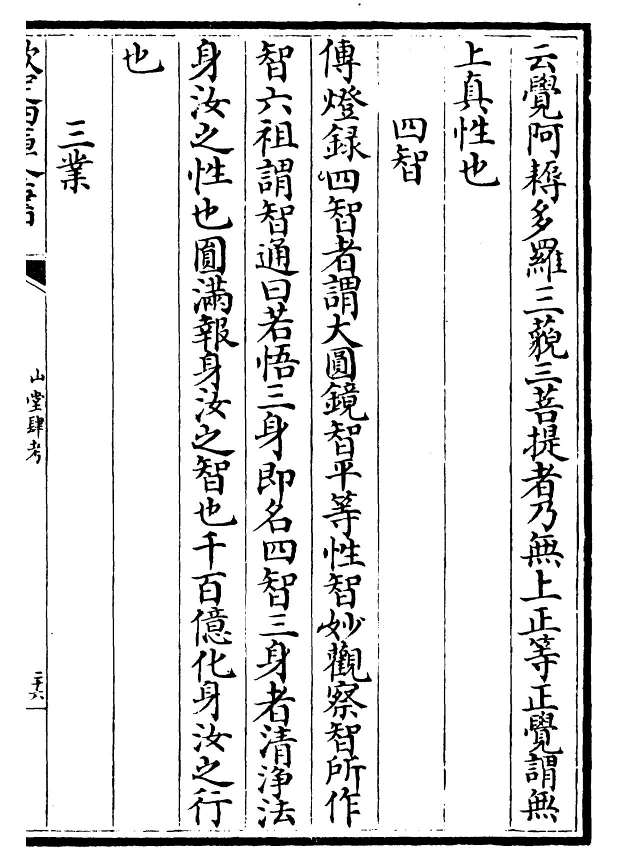
古禪師語錄第一爲了自已輪迴生死二爲紹隆三寳三爲六道四生皆令解脱

四諦

龍舒心經四諦謂苦集滅道是也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骨肉之類滅謂壞滅道謂脩行之類諦者以理審諦非徒說也經又云見苦斷集因滅脩道

三藐

佛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薩此



云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

四智

傳燈錄四智者謂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六祖謂智通曰若悟三身即名四智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三業

顔魯公文如来以身意口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内以行住坐臥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照其外故曰波羅提木义是汝之師

四恩

大乘本生經恩有四種一父母二師長三國主四施主

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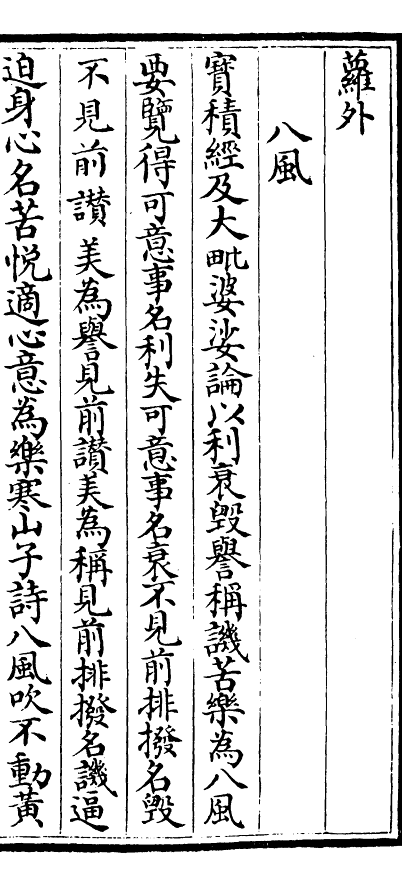
佛家有三天謂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也唐詩三天接畫梁又佛書有諸天皆言勝樂之事杜詩諸天合在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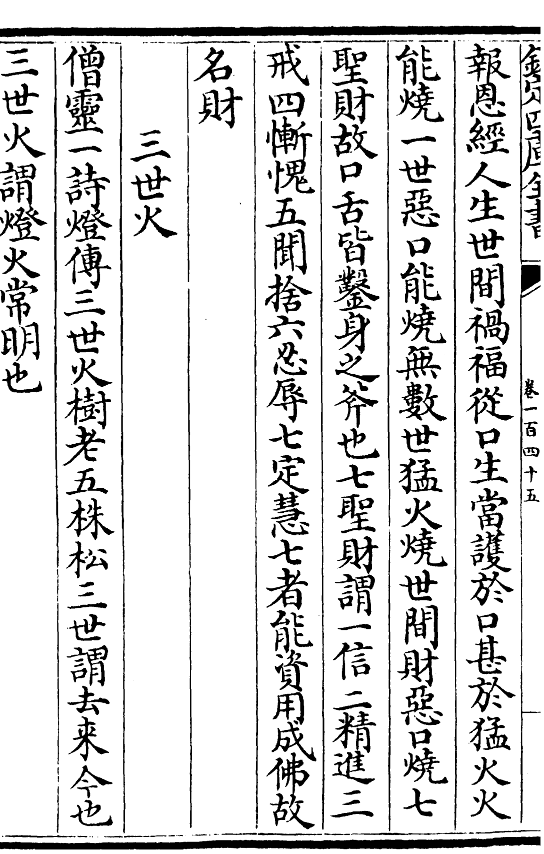
蘿外

八風

寶積經及大毗婆沙論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要覽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見前排撥名毀不見前讃美為譽見前讃美為稱見前排撥名譏逼迫身心名苦恱適心意為樂寒山子詩八風吹不動黄山谷詩八風吹得行

七聖財





報恩經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故口舌皆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

三世火

僧靈一詩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三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三昧

佛法妙處恒在三昧三昧謂調直定也佛言雜記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眛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

六通

華嚴經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謂之六通

四大

圓覺經我今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于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于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六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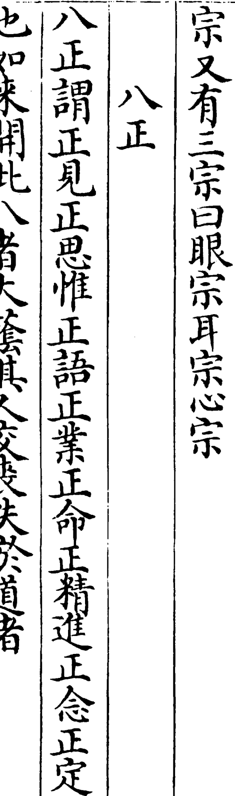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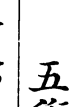
龍舒心經眼耳鼻舌身意為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界眼識色處為眼識界耳聞聲處為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揔為十八界

五蘊

道院集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色謂色身有形或黄或白是也受謂一切受苦受樂受用是也想謂一切思念是也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間事五蘊即五陰

六宗

達磨祖師立六宗一曰有相宗二曰無相宗三曰定慧宗四曰戒行宗五曰無礙宗六曰寂靜宗又傳燈録有五宗曰臨濟宗曰潙仰宗曰曹洞宗曰雲門宗曰法眼


宗又有三宗曰眼宗耳宗心宗

八正

八正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如来開此八者大蔭其人交喪失於道者

五衍

文選如来乗五衍之安車又云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而如来教化之使濟也

成佛在羅漢之先

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按屠兒廣額曰殺千羊而能發心成佛在諸大菩薩及阿羅漢之先所謂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固有是理

成佛在彌陀之後

佛經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皆久已造佛境而不肯成佛普賢則廣大修習圓滿未退名未息願文殊則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未取道觀世音於阿彌陀佛滅後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大勢至繼觀音成佛

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至文殊為七佛導師又云過去無鞅數佛皆其弟子成佛之時以恒沙諸佛世界為一佛刹則諸佛功德未有如文殊者也

武后造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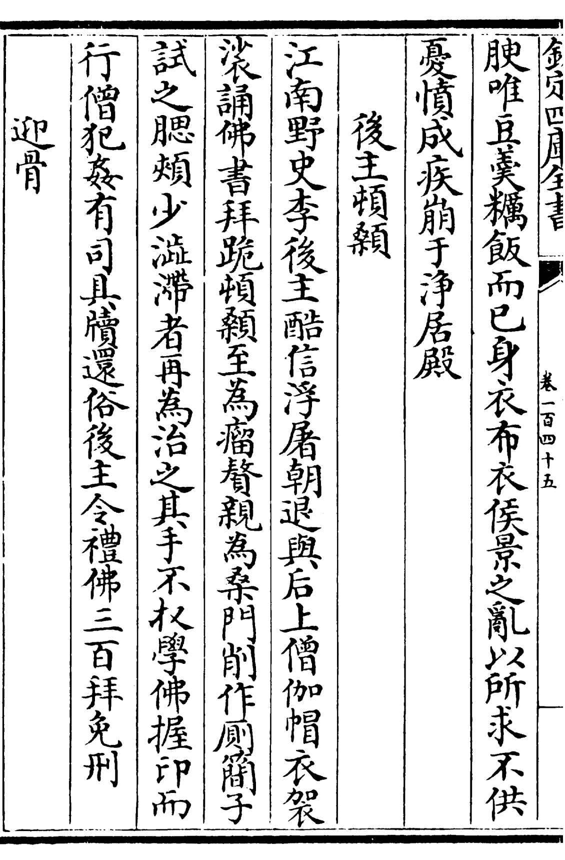
唐武則天建佛寺御史張廷珪上疏曰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有邪行不能見如來又云如者不生來者不滅又道院集鼂逈曰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

阿育造塔

文公譚苑錢鏐曰釋伽真身舍利塔見于明州鄞縣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宋太宗命取舍利禁中度開寳寺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舍利上謂近臣曰我㬜世嘗親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見之

梁武捨身

梁武帝本紀帝溺信佛道凡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鮮



腴唯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所求不供憂憤成疾崩于凈居殿

後主頓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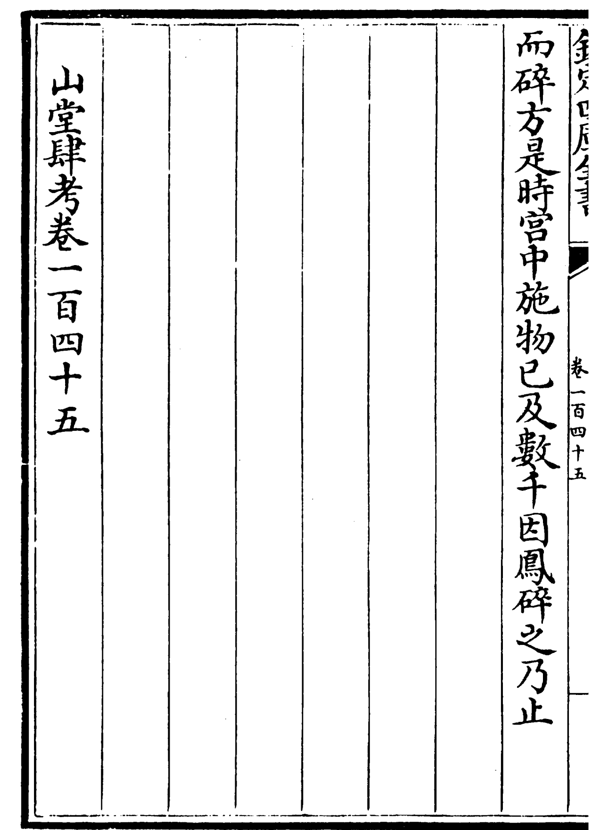
江南野史李後主酷信浮屠朝退與后上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杈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

迎骨

唐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法門寺塔迎佛指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至爲夷法灼身體委珎貝騰踏於路愈聞惡之表諫乞付有司投諸水火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貶愈潮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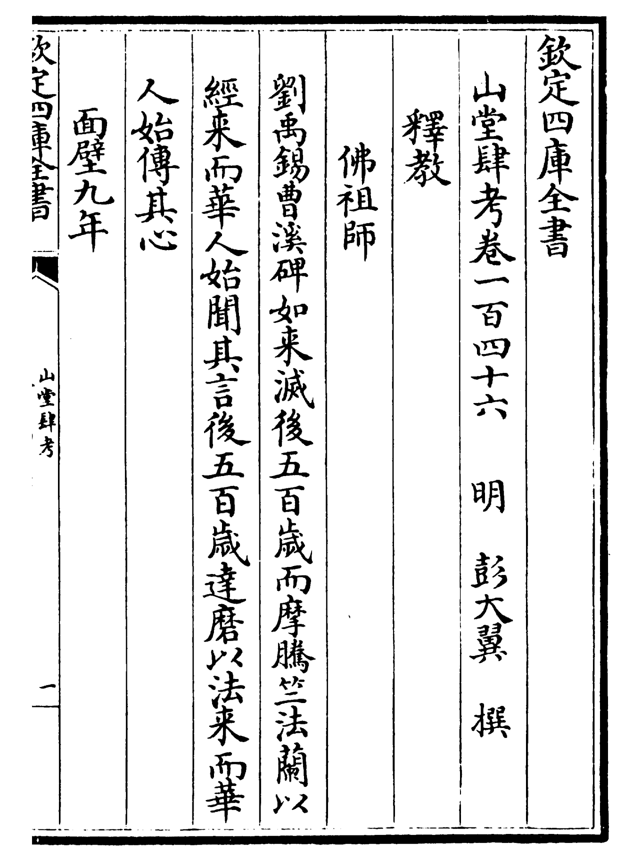
獻牙

五代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牙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



而碎方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五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六　明　彭大翼　撰

釋教

佛祖師

劉禹錫曹溪碑如来滅後五百歳而摩騰竺法蘭以經来而華人始聞其言後五百歳達磨以法来而華人始傳其心

面壁九年

傳燈録初祖達磨姓刹利南天竺國人得般若多羅傳正法眼藏曰當往震旦設大法樂師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也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竝無功德此但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回江北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是非蜂起競有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傳法得人遂不復究端坐而逝

按南詔以天子為震旦又輟耕録以東土為震旦

坐山八載

二祖慧可姓姬初宴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翌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换骨非常痛也師視其骨如五峰秀出

授袈裟

達磨至少林寺不立文字以袈裟授二祖慧可曰昔如来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内傳心印

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汝受此衣用以表明其法無碍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吾偈曰吾本來兹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得骨髓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

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斷臂

二祖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遲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於前師知是法器遂以心印袈裟傳之

息縁

二祖慧可初時將平生所悟舉似達磨達磨皆云是知見不是道汝但外息諸緣内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注云八萬法門百千三昧十方世界萬象森羅皆是外緣内心無喘謂念不起也二祖從此皆息諸緣心如枯木忽然大省

請懺風恙

三祖璨北齊人年踰四十設禮而問二祖慧可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来與汝懴璨曰不見

罪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謂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璨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外不在內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二祖即為璨剃頭髮告曰達磨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今付汝璨既受度隱於舒州皖公山後得道信乃付衣法合掌而終

乞求解脫

四祖道信姓司馬蘄州廣濟人年十四禮三祖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師曰何

更求解脱乎道信於言下大悟後於吉州受戒師乃付衣法信既嗣祖風脇不至席者六十年却返蘄州住破頭山唐太宗詔赴京師前後三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不付即取首来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頭就刃使異之以狀聞師已先付法傳衣與弘忍至高宗時端坐而逝

横出一枝

初四祖一日告衆曰吾遊廬山登絶頂望破頭山見紫

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五祖弘忍曰莫是和尚化後橫出一枝傳法否四祖曰善果得法嗣化于破頭山弘忍蘄州黄梅人

本無一物

六祖惠能姓盧唐廣南人聞五祖弘忍在黄梅乃入黄梅任役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惠能時為行者在碓坊杵臼之間聞之乃曰美則美矣了

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神秀偈傍曰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来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聞之来觀心契法嗣遂定乃夜召盧行者告曰佛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達磨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于汝有偈曰有情来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遂與衣鉢法寶時有池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衣鉢為甚却與行者五祖曰會中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人會

佛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

舉衣不動

六祖既得衣鉢即夜走南奔嶺外有明上座即率十人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明上座奔至乃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乃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

悟遍體流汗泣禮而去

揮刃無傷

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祖居荆州有南宗北宗之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傳衣為天下所聞有張行昌者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傷損六祖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祖遂與金令去神秀姓李號北宗六祖號南

宗

惠能問義

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偈即為解脫尼因問字能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安能會義能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行思得法

七祖行思禪師姓劉本安成人往叅曹溪六祖六祖欲傳以法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受

衣以来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趨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以法分化一方無令斷絶行思既得法乃住青原山山在吉安府黄魯直詩至今青原山名與北斗垂

滅魔

十二祖馬鳴大士名功勝忽見女子説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来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来即一金龍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遂復本形曰我名迦毗摩羅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

得否曰我未嘗知師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毗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來剃度師乃付法

逢蟒

十三祖迦毗摩羅入山逢大蟒盤繞師身師授三歸依蟒化為素服老人曰我昔為比丘有初學來請益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石窟千載適聞戒法故来謝耳

夢珠有孕

二十一祖婆脩盤頭姓毗舍佉其母初夢吞明暗二珠而孕有一羅漢曰汝當生二子一即祖師二即芻尼按芻尼野鵲子也昔如来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後與聖同脱今無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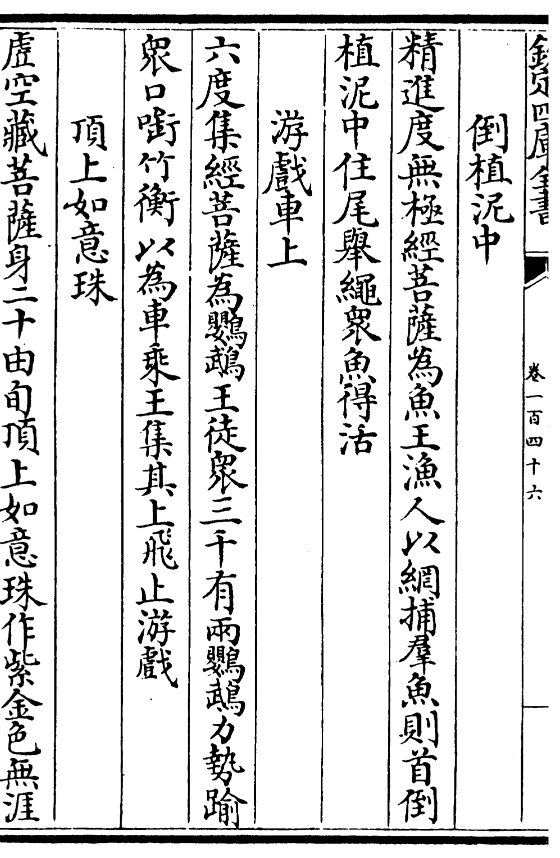
還珠為嗣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有長者引一童子見師曰此子當

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顧聞宿因師即以手接曰還我珠来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吾前為僧有童子婆舍吾赴西海齋受襯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為法嗣

菩薩

菩薩者本云菩提薩埵欲簡于稱呼故省文言菩薩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倒植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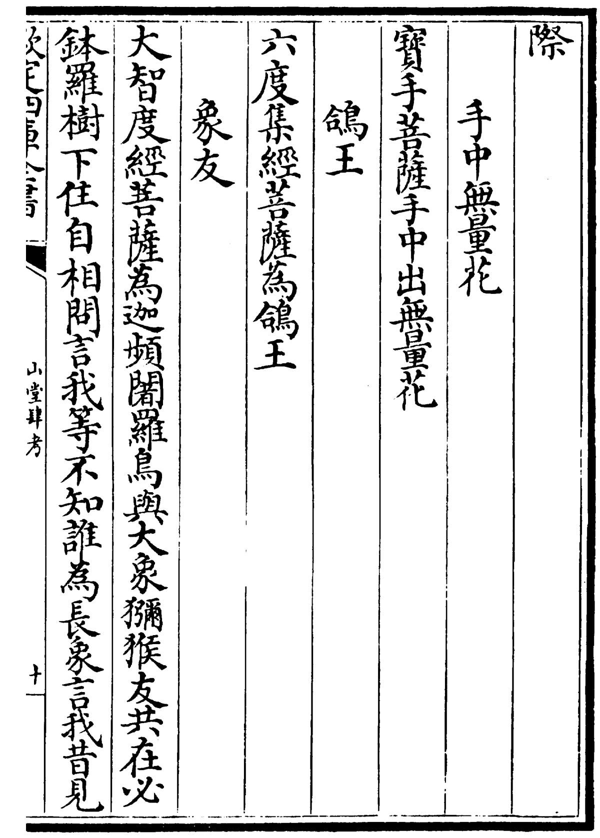
精進度無極經菩薩為魚王漁人以網捕羣魚則首倒植泥中住尾舉繩衆魚得活

游戲車上

六度集經菩薩為鸚鵡王徒衆三千有兩鸚鵡力勢踰衆口啣竹衡以為車乘王集其上飛止游戲

頂上如意珠

虛空藏菩薩身二十由旬頂上如意珠作紫金色無涯



際

手中無量花

寶手菩薩手中出無量花

鴿王

六度集經菩薩為鴿王

象友

大智度經菩薩為迦頻闍羅鳥與大象獼猴友共在必鉢羅樹下住自相問言我等不知誰為長象言我昔見

此樹在我腹下今大如是我應爲長獼猴言曾蹲地手
逸樹頭我應爲長烏言我於必鉢羅林中食此樹果子
隨糞出樹得生以是推之我應最大

角如白雪

九色鹿經菩薩爲鹿其毛九種色角如白雪

骨如金鎖

韻府續編觀音大士昔於陝州化爲娼女以救淫迷既
歿埋之骨如金鎖不斷此即前佛中鎖骨菩薩是也

雨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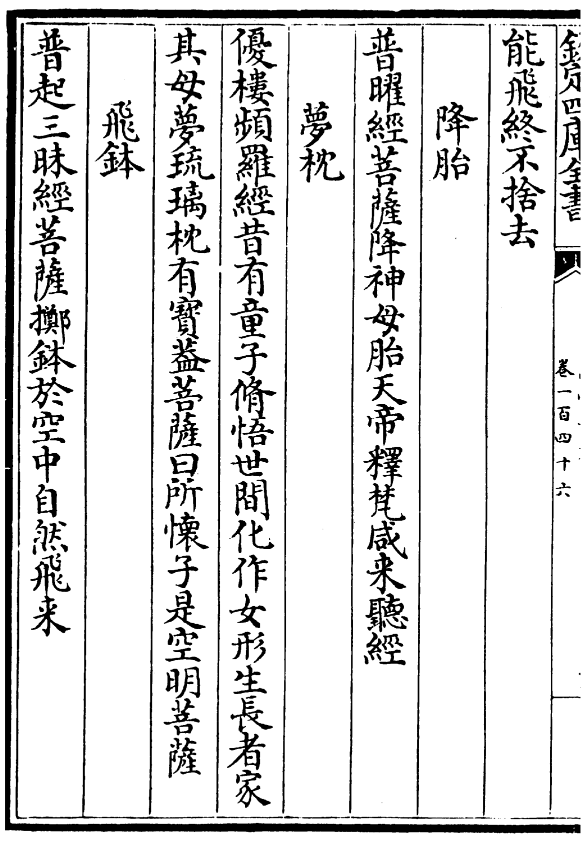
持法門經勝怨菩薩在虛空中立與琉璃雲覆世界雨金色之花

牽枝

普曜經菩薩成道入水洗浴八方天子各按樹枝菩薩牽枝出

立行

僧迦羅利經菩薩立行有鳥巢頂上懼卵墜落及鳥未



能飛終不捨去

降胎

普曜經菩薩降神母胎天帝釋梵咸来聽經

夢枕

優樓頻羅經昔有童子脩悟世間化作女形生長者家其母夢琉璃枕有寶蓋菩薩曰所懷子是空明菩薩

飛鉢

普起三昧經菩薩擲鉢於空中自然飛来

僧上

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胡僧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削髮出家則是中國人為僧始于石虎時也僧曰闍士曰開士曰乞士曰大士曰上人曰德士曰比丘曰善覺曰沙門曰桒門曰浮屠曰苾蒭高年僧曰耆臘曰老宿高僧曰賢懿男僧曰優婆塞僧有妻曰梵嫂曰房老又曰火宅僧僧衣曰袈裟衣梵語本作加沙至梁葛洪撰字苑方添衣一名

無垢衣一名離塵服一名忍辱鎧一名消瘦衣一名田相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遊行僧曰飛錫安住僧曰掛錫僧剃髮曰祝髮又曰剃草又按尊勝經苾蒭本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布條

離日

增一阿含經坐禪入定心不錯亂即為離日比丘

彌天

高僧傳晉習鑿齒嘗詣釋道安曰四海習鑿齒道安即答曰彌天釋道安道安授業于佛圖澄以師莫過于佛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一云道安本姓衛

洗臓

佛圖澄天竺人佛圖虜複姓澄其名也本姓帛氏或曰姓濕氏晉永嘉中来洛陽善誦神呪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嘗以絮塞之夜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又嘗至流

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内腹中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遂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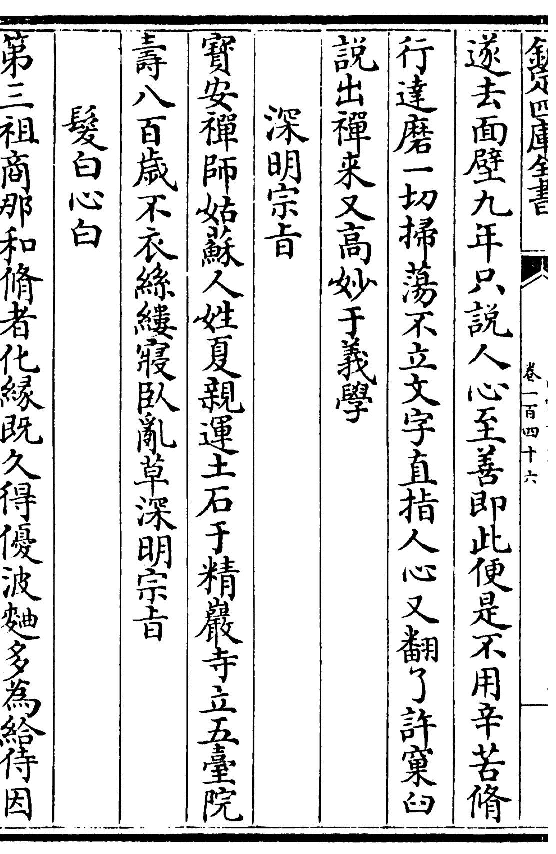
置心

太平廣記唐則天時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則天請入宫所言皆驗後有大安和尚入宫太后令女見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復問之答曰在兜率天彌勒宫中聽

法第三問云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大安因置心于四果阿羅地乃不能知女辭屈變作狐下階走不知所適

直指人心

朱子語録東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是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来鋪張至梁會通聞達磨入来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于因果



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脩行達磨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又翻了許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于義學

深明宗旨

寶安禪師姑蘇人姓夏親運土石于精嚴寺立五臺院壽八百歲不衣絲縷寢臥亂草深明宗旨

髮白心白

第三祖商那和脩者化緣既久得優波毱多為給侍因

問曰汝年幾耶答曰十七師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答曰師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髮白非心白也麴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脩知是法器遂為落髮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説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風動幡動

六祖慧能初寓廣州法性寺風揚幡動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六祖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寺主聞之悚然邀入室中執弟子禮白于眾曰此肉身菩薩也

又古禪師語錄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因問百丈惟政禪師曰為牕就日耶日就牕耶師曰長老房内有客歸去好

虎跑泉

性空禪師居大慈山無水神人告曰明日有水是夕二虎跑地泉水湧出因號泉為虎跑

鴿嘶水

藍田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嘶水添硯

宿桑

漢襄楷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釋氏經沙門受道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矣恐久則愛戀之心生也黃山開元記夫沙門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欒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不食

摩松

玄奘法師俗姓陳緱氏人唐貞觀初往西域取經手摩

靈巖寺松曰吾西去汝可西長若歸即東向使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向忽一年東向弟子曰吾師歸矣果然因號松曰摩頂松

一行造歴

唐僧一行張公謹之孫自幼聰黠師事普寂禪師于嵩山見盧鴻文一覽成誦因窮大衍歴數玄宗名問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即以宫人籍示之覽畢如素所習讀玄宗呼為聖人漢洛下閎造大衍歴云歴八百歳當差

一日有聖人出而定之一行適當其期乃造大衍歷而正其差謬卒謚大慧禪師又續博志一行俗姓張名遂後出家改名敬賢

禪月投詩

僧貫休姓姜蘭谿人唐天復間入蜀蜀主賜號禪月大師若節峻行善草書錢鏐稱吳越王貫休以詩投之云貴逼身来不自由幾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

他年名上凌雲閣豈羨當年萬戸侯王愛其詩遣客謂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為四十州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飄然入蜀貫休嘗畫羅漢已畢十五身忽從禪定起自寫本身以足之令第十六身是也

養鷹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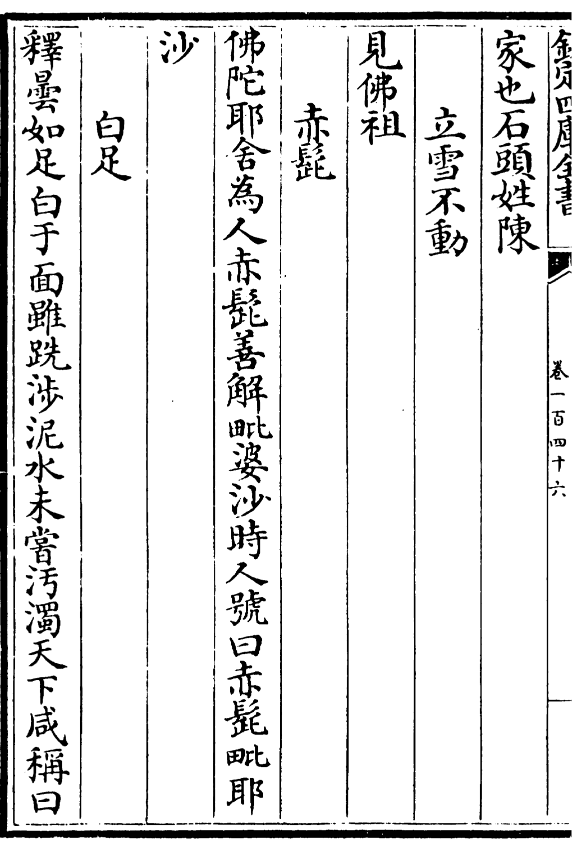
晉支遁姓關字道林常養鷹馬而不乘放或問之曰愛其神俊

騎馬何妨

宋禪惠大師雅州名山人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以僧勑戲之師即削髮為僧或叩以佛法不許乘馬師即曰文殊駕獅子普賢跨象王新来一個佛騎馬也何妨其機敏如此

見月大笑

藥山和尚參石頭得法住藥山嘗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



家也石頭姓陳

立雪不動

見佛祖

赤髭

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

沙

白足

釋曇如足白于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汚濁天下咸稱曰

白足和尚拓拔燾克長安滅佛法曇如見燾燾令斬之不傷燾怒按劒斫之亦不傷唯斫處有痕如線復令餧虎虎不敢近燾遂頂禮悔過

晨雞暮鐘

有僧問守清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又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雞暮鐘

白雲茅屋

有僧問廣嚴院咸澤禪師如何是廣嚴家風曰一塢白

雲三間茅屋

玉帶鎮山門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東坡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曰内翰何来此間無坐處公戲曰借和尚四大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内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不然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藴非有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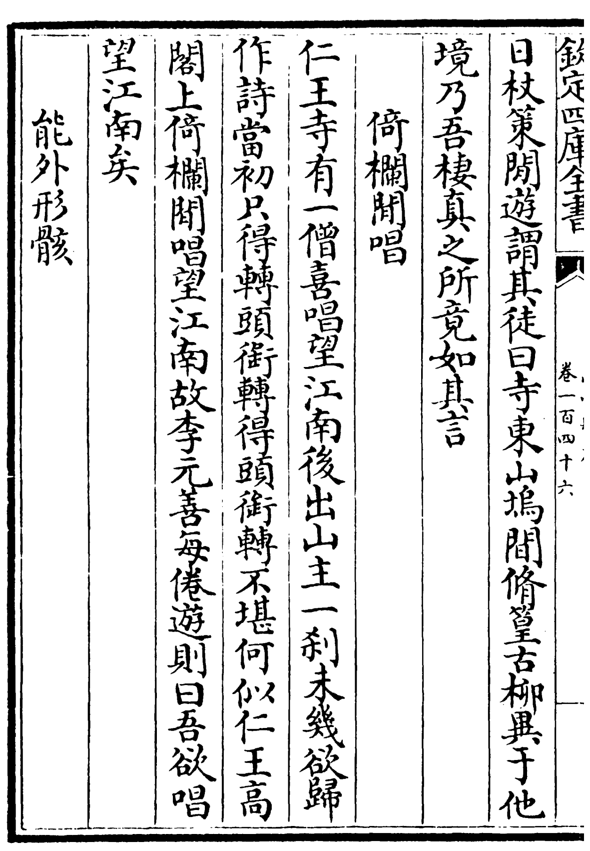
翰欲于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草鞵掛方丈

昔有一住山僧或誹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隻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来濶未必枯髏就此埋

杖策閑遊

昶公河南輝縣人自㓜頴悟精勤戒律住持白茅寺一



日杖策閒遊謂其徒曰寺東山塢閒脩篁古栁異于他境乃吾棲真之所竟如其言

倚欄閒唱

仁王寺有一僧喜唱望江南後出山主一刹未幾欲歸作詩當初只得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欄閒唱望江南故李元善每倦遊則曰吾欲唱望江南矣

能外形骸

僧大顛姓楊氏初居羅浮山後歸潮陽靈山唐韓愈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来及愈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回留衣與别

能斷思想

卧輪禪師有偈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月長六祖慧能曰此偈未明心地因作偈曰

慧能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叩杖湧泉

慧逺法師姓賈鴈門樓煩人晉時隨沙門道安南遊逺見廬山清淨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棲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遂建龍泉寺

乘杯渡河

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不脩細行不甚精持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

翠竹黄花

傳燈録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黄花無非般若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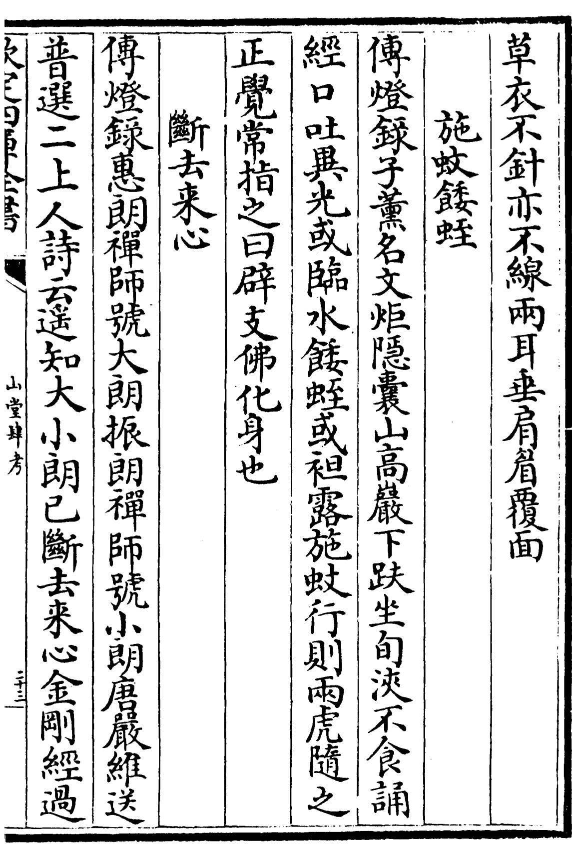
寒灰死火

古禪師曰無心即是道若得無心輪回永斷但學休心如癡如愚似胞胎中出来第一莫記一個字在心一向

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又似一個無孔鐵椎始得

解虎盛龍

太白胡僧歌序太白中峰絶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嚴經東峰有鬬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為患而僧以器貯之余嘗有獨坐之意聞而悅之乃為歌云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鐘牕邊錫杖解兩虎牀下鉢盂盛一龍



草衣不針亦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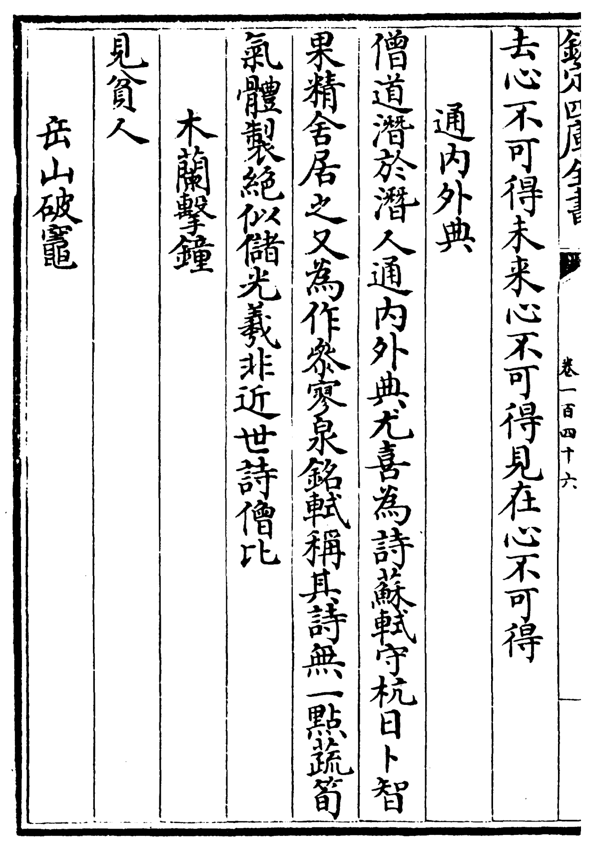
施蚊饑蛭

傳燈録子薰名文炬隠囊山高巖下趺坐旬浹不食誦經口吐異光或臨水饑蛭或袒露施蚊行則兩虎隨之

正覺常指之曰辟支佛化身也

斷去来心

傳燈録惠朗禪師號大朗振朗禪師號小朗唐嚴維送普選二上人詩云遥知大小朗已斷去来心金剛經過



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

通内外典

僧道潛於潛人通内外典尤喜為詩蘇軾守杭日卜智果精舍居之又為作參寥泉銘軾稱其詩無一點蔬筍氣體製絶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比

木蘭擊鐘

見貧人

岳山破竈

嵩山有破竈和尚居岳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祀烹殺物命一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咄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来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設拜師曰是什麽人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脫此處生天特来致謝因號破竈和尚

善屬詩文

湯惠休宋孝武時沙門也善屬詩文帝命之還俗官至

揚州從事江淹嘗擬湯惠休雜篇二十一首

旁通書史

僧惠洪新昌人字覺範姓彭氏禪學最深注金剛經楞嚴經旁通書史尤工于詩與陳了翁黃山谷各友善所著有甘露集林間集冷齋夜話天厨禁臠

罵佛罵祖

德山宣鑒禪師辭龍潭龍潭謂衆曰有一個漢眼如劒口似盤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在溈

山聞聞之曰是伊將来有把茅葢頭駡佛駡祖去在

嗜蜜嗜琴

僧仲殊嗜蜜恩聰嗜琴故蘇東坡詩招得琴聰與蜜殊

天花雨地

酉陽雜俎大歷初大同坊雲華寺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又僧有戒行嚴潔者天遣如来獻花

天花着身

維摩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說法便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身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着身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爾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着身唐僧皎然有詩天女来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

送客過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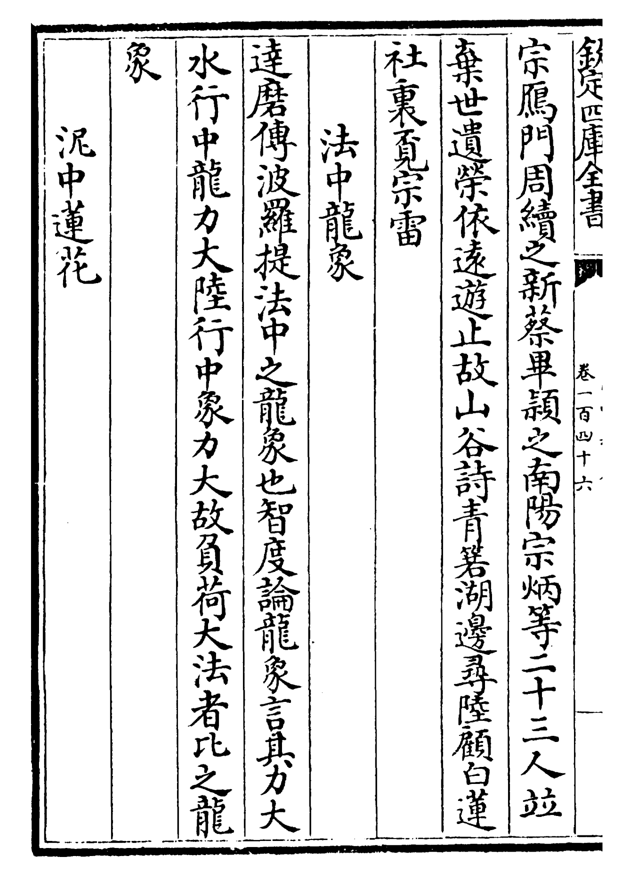
見溪

侍帝幸寺

宋孝宗幸天竺及靈隱寺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来峰問輝曰既是飛来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又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帝大喜

社裏宗雷

慧遠法師始住龍泉精舍後刺史桓伊乃為遠于廬山之東立房殿即東林寺也于是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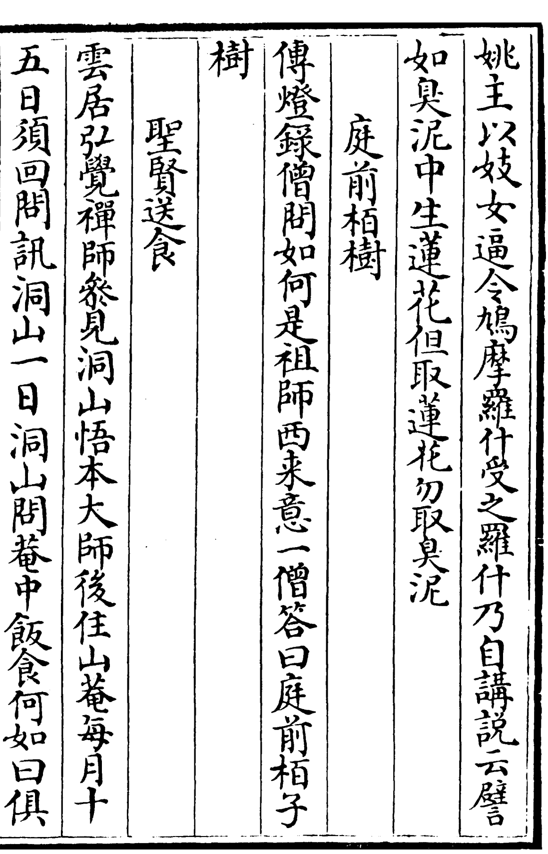


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頴之南陽宗炳等二十三人竝棄世遺榮依遠遊止故山谷詩青箬湖邊尋陸顧白蓮社裏覔宗雷

法中龍象

達磨傳波羅提法中之龍象也智度論龍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

泥中蓮花



姚主以妓女逼令鳩摩羅什受之羅什乃自講說云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庭前栢樹

傳燈錄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一僧答曰庭前栢子樹

聖賢送食

雲居弘覺禪師叅見洞山悟本大師後住山菴每月十五日須回問訊洞山一日洞山問菴中飯食何如曰俱

無洞山曰每日喫甚麽曰每日常有聖賢送食来洞山喝云將謂汝個人作麽生卻感聖賢送食弘覺從此歸菴自備茶食于是聖賢又送食来即不見菴主

士夫饋粟

宋時西湖多詩僧熈寧間有僧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老者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盎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恒缺乏也

書招淵明

廬阜記晉慧遠法師居廬山與劉驎之等結白蓮社以書招陶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陶至無酒攢眉而去驎之字遺民一字子輿號柴翁以嘗作柴桑令也不知者以為陶淵明又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雜止之

詩辭鍾王

僧寂名貺章年十九入靈石山南平鍾王嘗盡禮致之

不赴但作詩付使者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事苦搜尋

普願遊莊

南泉普願禪師姓王擬取明日遊莊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莊主云昨夜土地神報師来師曰王老脩行無力卻被鬼神覷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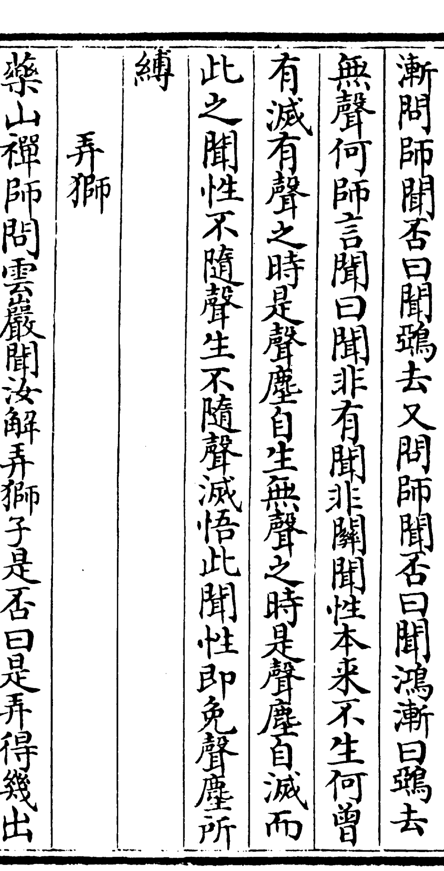
淨真投海

淨真華亭人宋嘉定間為興聖寺僧有道行嘉熙間浙江錢塘江坍真作偈呈趙端明遂以身投海三日而還謂衆曰我在龍宫說法龍神聽受此江不復崩矣語訖復入于海安撫上其事勑賜護國真法師

墮鴈

西域有比丘見羣鴈飛乃曰可充我食一鴈即墮地佛曰此鴈王也不可食因立鴈塔

鬬鵶



傳燈錄益州無住禪師嘗務宴寂于時庭樹鵶鳴杜鴻漸問師聞否曰聞鵶去又問師聞否曰聞鴻漸曰鵶去無聲何師言聞曰聞非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之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即免聲塵所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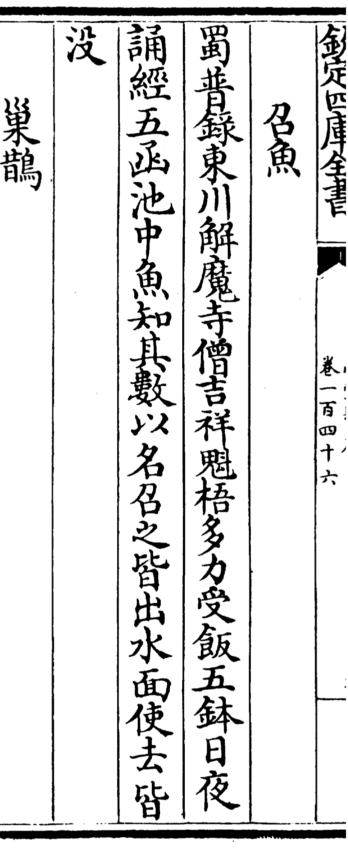
弄獅

藥山禪師問雲巖聞汝解弄獅子是否曰是弄得幾出

巖曰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一出巖後到溈山溈山問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雲巖曰是曰長弄麽還有置時雲巖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

喚虎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時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兩個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經



召魚

蜀普錄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五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皆沒

巢鶻

杭州道林禪師姓吳名元卿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其上復有鶻巢其側人目為鳥窠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

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心火相交性識不停

不近人

正法念經沙門不得近一切捕鳥人戲論人外道人

不畜兵

長阿含經沙門不畜象兵馬兵車兵步兵

牛犯稼

大安和尚曰安在溈山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服既久受人言語

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

鳥銜花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少通經史嘆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止觀出世舟航遂投師落髮入牛頭山有百鳥銜花之異

騎驢不下

廣語叅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驢不肯下識得驢了卻不肯下此一病更是難醫若解得方喚作無

事道人

牧牛無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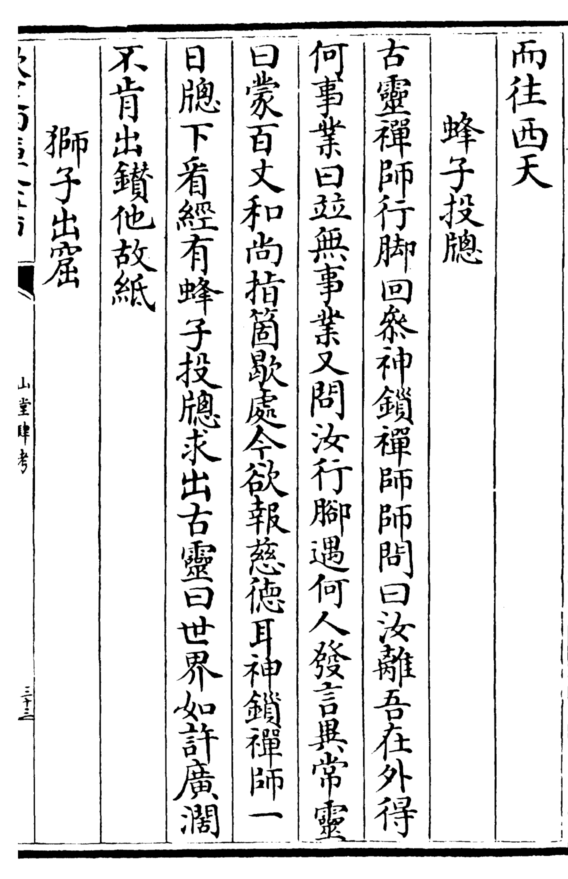
牧牛序昔吾佛垂滅命弟子曰善守汝心譬若牧牛無令縱逸犯人禾稼予嘗畫為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業垢嬰纏其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復還本原其理直而簡異乎舊人十二年牛之說

卓錫誌地

舒州潛山最奇絶而山麓尤勝寶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于梁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誌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誌築室焉按寶誌姓朱金城人

擲錫飛空

釋氏要覽昔高僧鄧隱峰遊五臺山至淮西擲錫飛空



而往西天

蜂子投牕

古靈禪師行脚回叅神鎻禪師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竝無事業又問汝行脚遇何人發言異常靈曰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神鎻禪師一日牕下看經有蜂子投牕求出古靈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

獅子出窟

馬祖問一講僧莫是獅子兒否僧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僧云此是佛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師云遮鈍根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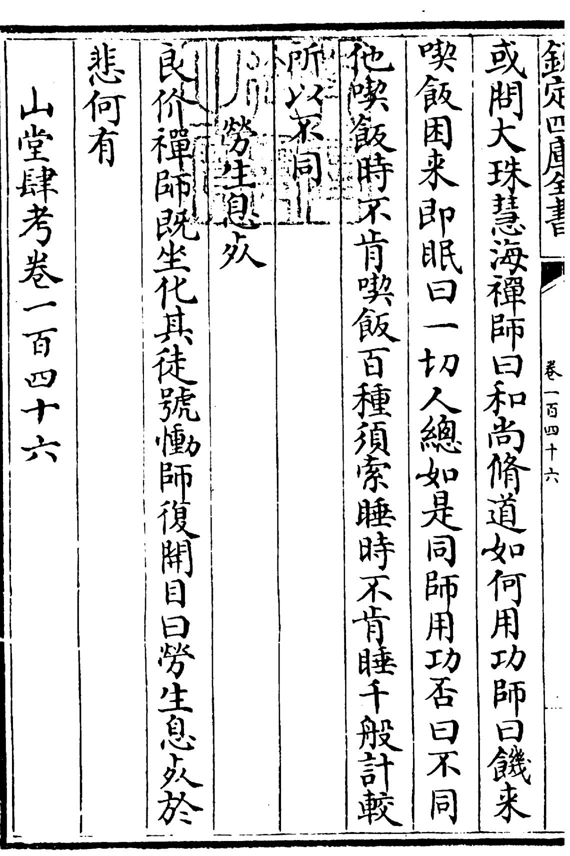
聚石談經

異僧生公講經于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按生公即竺道生也鉅鹿人生而頴悟遂改俗緣依沙門竺法汰年十三便登講座

磨磚成鏡

馬祖姓馬名道一得法于南岳懷讓禪師懷讓禪師得法于六祖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麽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即是若學坐禪禪非坐悟若學作佛佛無定相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按懷讓姓杜

饑飯困眠



或問大珠慧海禪師曰和尚脩道如何用功師曰饑来喫飯困来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

良价禪師既坐化其徒號慟師復開目曰勞生息死於悲何有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六